巢林筆談

巢林筆談卷五

崑山龔煒巢林著

五福首壽每因乎氣之盛衰故世際其盛人多壽考今之以百歲題旌者歲不乏人可謂盛矣卽以一家而論亦莫不然先曾祖有德有行勤苦造家正氣滋之候故身及子女下而僮僕皆壽曾祖七十八歲祖父八十四歲大祖姑八十歲二祖姑今八十六歲猶無恙也家僮二人皆踰八十

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給人足乎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

孫皆褻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十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爲豐長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貴力愈艱增華者愈無厭心其何以堪我家故貧一絲一粟皆先曾祖勤苦所貽先君每念前勞自奉極薄釋褐時始有眞青皮套留以貽後人如新也先夫人挫鍼治繲沒後幾無裳衣之設思之有餘痛焉今薄產無幾不節若則嗟若何如賁之六五猶得終吉乎

里中延名優演劇鄉城畢赴尋時惡境橫生輿致

都盡兀坐小齋風送歎聲入座亦冷冷楚絕因思樂極之時脫聞壯士悲歌未有不酸鼻流涕樂可生愁愁亦可轉爲樂茲獨不然何歟始悟樂之入人淺愁之入人深也俄而大雨傾注步至溪上一覩見鮮衣華冠者多洗足踉蹌不覺頤爲之解又悟耳目所感亦分同異蓋耳靜目動靜則心不受役動則忽然忘懐也反而書之如有所得愁結亦解時戊辰上巳前一日也

王忠肅公翺治訟好行贖罪法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財或足以濟其用愚以爲大不然殺人者死

其法至當若錢可以貸則富豪益橫且使其妻子忘大仇而利資用滅絕天理之甚先王明罰敕法以遏刑之變金作贖刑蓋指罪之極輕者殺人之罪何罪而可鍰之哉

昔有一富者家饒廩粟時天旱米貴其人左右望惟恐天之下雨未幾火焚其廩又有以米價問筶于岳神者自二兩以至三兩連得聖筶又問三兩以外𢿙見神怒起即怖死凡窮貪喪心者未有不速其殃

閩富人某以奸黠起家一日有估客負重貲避雨

舍旁某艷其貲殷勤爲一夕留客以富室亦不疑辭而殺之取其金人不知也居無何雷擊其禾某怒發癡訴神于縣縣令亦恍惚若有所憑竟飭差差逍遥不知所出聞空中語曰汝奉命拘審耶我且至差即解某赴訊某語侵神差作鬼語曰劫財殺賈屍埋汝家有之乎某色變詞塞令大聲曰天理昭彰鬼神顯異立往按驗果得屍如生收某致法王星元云

郝選逑其從弟用賓嘗論予只有兩地可以相處遇則弱筆承明否則碧山紫府點校青瑶矣嘻乎

聲名不出閭巷焉望淸華神魄未離腥羶終膚塵
觸欲避衆喙之嚀沓早自憐蝸伏無言不謂世眼
之睽睽忽竟有烏衣垂盻
儒家子弟最忌遊蕩近見兒輩頗銳意作文甚喜
但當時存濂溪先生潛伏之說庶無見獵之憂
相公二字宰輔之稱以之稱士人豈以士人讀書
談道有可以爲相之具不妨過爲期許猶之大台
柱郎端揆之意乎近來郡中至以相公稱優人將
毋以登塲搬演亦有爲相之時歟則三旦又可居
焉吳人敢笑天下往往有此

曇陽子仙去鳳洲先生傳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誣之誤矣夫神仙之說欺愚易而罔智難飾遠易而誣近難鳳洲先生以絕人之才負天下之望生同里閈苟非信而有徵肯稱弟子浼筆墨嘖嘖傳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湯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夫世之輕薄浮浪者比也還魂之作不過推極夫情之至豈真有所指名哉即使隱有所指安見其爲曇陽子而發乎即使爲曇陽子而發僑居誤聽之傳奇反足信于同里鉅公之傳記乎而況遂昌必不爲此也吾意牡丹亭之誤人見夫還魂之事

近乎仙太傅適有文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于所謂社平章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擬議其事以實之負冤二百年莫爲申雪乎故表而出之

明初芥視臣僚以非罪冤殺者無算乎於魏蘇州觀之獄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聲即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應有事一經誣奏致賢守才士株連蔓抄雖極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謂何

偶武孟桓眇一目嘗自題瞎牛何居先生致荆門吏目歸居太倉之桃源涇其有取於放牛桃林之義乎

自古慈母非難後母而能慈其前子之爲難也先妣嘗稱方母繆恭人之賢其分財也不以已出存私其訓飭也不以前子引嫌不私財猶好名者可勉不引嫌非無我者不能曩見叔母朱孺人之於其子撫字之非不周也而防閑督責亦不少寛此真所謂不引嫌者而人不察以爲是陵其子矣今母亡未一載其視母在時何如也寻是以益嘆母之賢爲不減繆恭人而深爲其子惜也繆恭人瓊守方公國祥之繼室

例以佐律讀律者不可不明例然士大夫居官貴

有特見毋爲例所拘一拘於例則吏得遠稱博引以行其私故官之權嘗輕於吏高文肅云我今日是例

日來披覽書史歷觀用人之道至我　世宗皇帝極矣登進不拘一格則懷才者興遷官不以年資則宜力者奮假以便宜然後責其效任事無掣肘之患予以養廉然後責其清外官無虧空之憂以民社爲不可輕政必先於試可以官方爲不可忽法不貸夫貪殘故政舉刑清民安吏戢眞可爲萬世法也

先儒目佛氏爲異端以予觀之正是不異慈悲全乎仁戒律存乎義莊嚴以崇禮定慧而生智功先誠正治心律意馬之馳道在治平現身爲法象之設斬魔有慧劍克之勇護戒如明珠守之固報彰因果賞罰之義昭焉誓度衆生胞與之心切矣推本于無生同源于太極總之務爲過深之論談性與談禪皆妄得其不遠之則學儒與學佛同功一

向觀西湖圖心隨目注逕徑歷歷不啻親遊其境今春泛舟湖上紅花繡堤綠水浮山倚棹哦詩呼僮沽酒又若身在圖中往返半月隨所得多少書

之成湖山記遊一卷此二十年來出神入化之境也

王郁選輒取文選句試予予十答其八九蓋爾時吟誦倍于他書以後自恃已熟一閣數載病中偶憶七發試一背誦格格不能成篇溫習之功庸可廢乎

士至今日而談博學難矣漢當秦火之後儒者蒐羅舊籍殫精畢慮始得以博洽名世自漢以後作者林立卷帙日繁洎乎唐宋不知幾倍于漢矣考之藝文開元四類書凡五萬三千九百八十一卷

唐人自著文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至宋寧宗時積書至九千八百十九部共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又五六百年而至今書籍之富更非唐宋比矣古人當殘斷之餘出蒐討之全力摩以歲年而猶不足今人際浩繁之極分帖帖之餘功稍事涉歷而反有餘耶李獻吉不讀漢魏以後書豈是漢魏以後文字不足讀恐亦讀不去耳

初秋氣疾復發小愈即染時疵纏綿累月今屆除矣神氣猶不能當風昨夢中得句云逍遙湖上三春暮潦倒牀頭半歲餘弓頻年患病敗意不一今

春稍開顏秋來又復如此乃知清福造化所吝詩書管絃之歲月湖山花草之情懷不使人輕易嘗也已已除夜書

賀歲至婁東接京信得聘媳凶問予中年得子本圖早婚忽遭此變不勝悲悼死生命也修短數也但以深閨失恃得疾增悲醫藥之功不敵寬假涵齋以　禁廷侍從之身縱極憐愛兒女忙裡豈能入細用是益不能不戚戚于懷也

伯氏泛觀史傳好以已見論古嘗論五王反正武曌當正刑誅先儒之說是已然臣其子而戮其母

於義終未安廬陵昏懦不足以承宗廟宜更立宗室之賢者然後盡誅武氏既無母子之難處亦絕韋牝之再鳴此論甚是

馬翁顒若嘗誦皇經一婢置茶甌其側忽空中作霹靂聲碎甌如粉急叩之乃從產婦房中出也此正驗其誠處彼火居家褻置經懺甚多絕無斯異蓋無知者無所感名故神將亦不示靈顯

時文要細膩端在老諸生內終年帖括浸入骨髓四書講義畢竟多看幾句成宏正嘉之文畢竟多讀幾篇粗看似覺蒙晦細按終有條理然而塌屋

弗尚也遐家弗收拾不知費多少精神歲月聚成一堆不值斤兩故紙亦是可歎

修誌之難難在人物傳贖貨眩勢震名狥情有一于此表章失實文雖工弗善也我邑自方誌後鮮有及者今邑中士復有是舉有力者捐貲能文者修輯且告成矣幸甚顧不知果能絕去四者之病否何與論之紛紛也

予素持婚嫁不計聘奩之論一夜與朱仲升談次渠述一舊主家起家湖商孀婦而子夭其季女所從受書者奩資可得數千金欲爲予子作伐予時

被酒應之明旦酒醒不覺憮然即詣仲升仲升已歸急寫書辭之會步東書來遂定平原姻事後仲升至極重予不違素論

張思南汝舟同知南昌時寧藩有鶴爲民犬所斃藩府傳令鶴有金牌郡民何得縱犬斃鶴張公判云鶴雖有牌犬不識字禽獸相殘與人何與竟釋民不問他集以此事另屬某官傳之者誤也公崑山人當以崑誌爲信

唐憲宗郭皇后拒中官稱制之請訓武宗以盛天子之事並卓卓可稱后爲汾陽女孫真能不愧先

列皇家立后擇勳臣有德望之家定是不同漢唐宋以來歷有明驗

大巡詔下一時供職者如撫憲雅公郡尊邰公真能善體　聖心不擾而事辦

聖駕幸姑蘇萬民競瞻　天顏充塞　御道　皇上撤輿衛簡侍從　御龍駒猶恐蹄蹴跪者　溫旨令起　君民如父子忭舞溢街衢是時晴天倍朗麗日增輝極似金粟界中放大光明歡喜作禮之象

有一官造一戲臺轉輪可御綺綵華燈使不風而

搖曳清歌妙舞若駕霧以飛騰以之娛目誠屬新
異一隨　駕大臣惡其技巧禁止痛懲或傳郎金
吾舒公公固賢者宜其得大體如是
去冬恭賦　聖德神功詩百韻及　南巡賦一篇
郡尊郤公稱吳士第一學憲莊公亦蒙批饒有古
澤非苟作者可進督撫兩臺校勘合格因致于接
駕時恭　進奉　旨交學臣而擲冊竟未　上達
此中殆有數焉諸公一言之譽終亦銘勒不忘
貰酸齋嘗過梁山濼有漁父織蘆花為被愛之欲
易之以紬者父曰願以詩輸之遂賦詩有西風刮

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句漁父果卸紬竟持被歸所謂伊人猶在葭蒼白露間乎我安得溯洄從之

傳聞吳縣有農婦素不識字見蛛網飛花忽得句云蜘蛛也惜春歸去網着殘紅不放飛不知信否姑誌之

天久不雨炎氣酷蒸且七日矣今夜更甚露坐溪上木樹無聲火塵翳面雖雲淡淡起而風與雨杳不可即前夜夜半叩仲升館門呼與陶嘉月濯清泉雖熱猶有清氣不似茲之黑暗中但飽飛蚊揮

汗雨也

閏五月十七日下午雷電大作地爲震動于時在書齋凜凜意村中必有大暗昧事不然何霆怒若斯也已報繩武堂獸頭落矣庭柱焦矣繩武堂四房新構辛未六月朔記

日長無所事俛首溫經夜熱不能寢乘涼背史因思古人經史之學原期實用不揣固陋欲經以經緯以史作稗政一編構思月餘方握管不覺氣漸升知舊疾又將發矣遂輟去乃知窮愁著書亦終屬有福人

今人於四書五經只解得拈題作文氣味自不相入若肯把經文似時文讀法抑揚婉轉心口相應用意自然深厚出筆自然古雅不佞懶看註疏而於本文則夢寐猶哦不輟也

夫子欲往公山之召有其心而無其事者也佛肸之召祇觸其行道之念意不在佛肸兩章語氣迥別匏瓜焉繫最深人玩味按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吳伐魯以語叔孫輒輒諾于不狃不狃持論甚正及使爲宰則故從險道使魯知備亡不忘君其人儘有可取其叛季氏安知其不欲張公室也此

夫子所以發興周之想歟

病大劇負痛不止晝夜不合眼者數日矣看來不克支持些小家事內勝任有餘且媳甚能無慮特以子未冠雖娶渾如赤子欲須書數語示之忽又豁然開悟今生已多此一身脫不濟一點靈臺只向東華問消息那顧得許多氣稍平起而書之

兩月前內力勸予延醫予曰時醫看此病必用葠葠貴用度甚艱勉措必增憂憂來藥不效何如靜養以俟日來痛漸減頗涉軒岐書益知此事大不易斷不容以軀命試庸手

仁和侍御錢公嶼沙疏論兩江總督黃公有古臺諫風烈

凡物不貴重之則不至如求名者把心思智巧都傾入八股中自然得名求利者把精神命脈都鑽入孔方裏自然得利樵朽一生名利兩窮只緣看得時文輕便是上瀆文星看得守錢鄙便是獲罪財神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

春來寒威不減梅信甚遲輒吟花匠礙寒應束手句蓋望梅甚切矣今早有折一枝來者急洗瓶清供如夢中遇仙如久濶遇友

尹公復制兩江漕政重肅崑邑馬侯尤奉行之最善者

癸丑先君之變同年王懷遠先生來弔舉聲長號久乃收淚慰勉不肖孤者甚至後於先外舅豐城公喪次見我邑浦高陽亦如之二公可謂篤于年誼者

浦高陽湘孝子也以丁酉舉人應孝廉方正薦擢令高陽廉介有守卒於官競傳其爲神或云卽高陽城隍

有書飽蠹大是可惜予家無藏書所有不及萬卷

輪轉繙閱不熏不曬絶不見有所謂蠧魚者邇年多病稍稍涉獵便苦氣升今日偶有所檢有物從線縫中出學殖荒落此其驗矣

婁東顧行人之執親喪也衰麻不去身膏粱不沾口讀禮家祠終制如一日于表兄葛緜祖之喪其子五載亦蔬食三年五載顧之甥也五載榜名寅

宋高宗禪授一節能爲太宗之所不能爲賢矣哉以是知和議之成特畏金耳非盡慮欽之歸奪其國也然我終不能不以亡宋斥之者深恨其愈懦愈憒致忠武十年心力廢于一旦議立太祖後者

實始于婁陟明寅亮疏見王明清揮麈錄

侍讀李蘆洲先生與先君同年進士寻又壻其女甥致仕歸常思造謁而逡巡未果蓋以先生晩年益任性易侮慢人寻又疎脫恐不免受其辭色然素欽其長厚居鄉清介絶俗此等風度何可不一見耶而先生已棄世矣惜哉洗馬公曾賜過便和易近人

太倉有鄉民入城問學中有邵嗣宗其人乎且狀元及第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告之是歲邵下第今壬申　恩科邵中會元神言自不謬彼民不知誤

曾作狀耳
盧公武詩蘿蘑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二語常誦有味
本朝無三元若得解會三元可望李祖惠以解元中會試第二可惜其才實堪之
朱氏有世奴貲饒跋扈幸前令公明訟决數年矣今歲奴子捐監主復鳴官奴不服賄翻前案傳聞有大紳從中轉囑不知謂誰吾願在籍諸公益加慎焉
始衰之年已至多病之身尚存惟是閉戶就閒却

醫勿藥蠹書不蠹物無所忮求捉管不捉錢何來煩惱四紀之司花可友一枝之達士堪模愽奕則無爲弗爲管弦雖獨樂亦樂胸藏埜壑邇室若具遐觀枕傲羲軒世味都成古淡白衣無位台加我風月平章青簡方名或似彼烟霞痼癖壬申除夕筆

歲朝遇春久晴遇雨皆吉雨于立春日不知何占打着丁巳頭則主陰濕東作工本全資菜麥雨以潤之尤望日以暄之老農惟時若是禱

春來幾日矣日光微薄冰雪堅凝極目寒雲全無

新象擁爐擁裘猶復寒冷刺骨單薄者將何以禦之萬里裘固不可得黃綿襖則公共物耳今何靳之敬奏東皇乞與方便

今早鳥聲喚惺揭帳覘之朝曦入牖來矣便有春和氣象昨欲乞靈東皇竟准其奏耶起而書之

世目唐子畏爲輕薄浮浪人不曾得子畏真身也子畏年長于衡山傾心讋服其品今之文士能如此虛心乎家起屠賈輕財好施今之富人能如此慷慨乎以彼其才稍稍貶節何患與援無人一跌不振脫屣流外自重之道得也閒來寫幅青山賣

不使人間作業錢其廉介又如此若夫逆料宸濠之叛佯狂刦聘得聖賢歸潔其身之義尤其生平卓絕千古者至其爲乞兒爲傭奴爲募緣道士大丈夫不得志聊寄其情于幻夢之中耳莊周化蝴蝶可得謂蝴蝶即莊周耶

溺子敗名甚于廢家家之廢祗壓其生名之敗不寬于死

世傳朱子稱秦檜有骨力議岳忠武爲橫此豈情理中所有耶朱子言舉世無忠義這須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嘆美施全即是痛恨賊檜深惜

忠武處安得有此錯謬語綱目于有餘年之褒貶使天下後世帖然無遺議獨於本朝近事反沒其好惡之公至此耶若理上必無之事而朱子竟有其說又或當時有所憤激作此反語如檀弓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類而紀錄者未之察也嗚呼世無有于之明即聖言亦不能無疑于後世寧獨朱子然哉

張學憲秎正統已未廷試已擬第一以眚目抑置傳臚公自言吾已廢一目又肩厚薄手大小足長短所美而無醜者惟此心耳嘗見有議人得失者

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其厚道如此今展其遺像酷類今之朱仲升仲升亦名賢後人顧形勉之哉

康熙十二年五月望夜有請仙者乩書湘水道人降又自稱清河故狀元蓋即學憲張公和也其稱狀元與明初花綸一例皆以始定大魁故耳題詩三絕句錄其第二首云南宮散秩列羣仙縹緲雲山別有天控鶴來歸桑梓地丁公無恙隔人烟

邑傳先安節降乩詩云金川一慟足千秋慚愧綱常竟不留按語氣全不似公詩以是知乩詩或有

靈鬼所托不盡是本人

文人戲筆最足誤人如孔融與曹操書云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老瞞博學有識亦疑其有出若脫去想當然一語後人摽新取異便欲據爲故實愚意太白懸紂頭亦是此類不然後世人君所不忍爲而謂聖人爲之耶

兒子從未遠出初應省試不能不一往阻風沙漫洲舳艫相接郡中宋氏叔姪移船頭就柳陰棋于其下崇友拉予看荷花夕陽反照荷淨花明蕭疎四五人科頭握蕉扇委影池塘若繪江上阻風圖

二景絶佳

木鐸信天封人固爲知夫子者然未若晨門之語尤深蓋知其可而爲之士君子同有是心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乃極聖人惓惓于世之苦心言外有多少歎息神情

崑新鄉榜自丁卯至今連　恩科四脫矣而薦卷往往倍于他邑亦可怪也太倉辛酉七人已四成進士一會元一會魁一探花皆選入詞林今五魁內一二四皆在太倉之鎮洋南北共雋九人三十里之隔榮枯至此

我邑風俗頗醇但願士多自好便是於　皇輿增長氣色科名稀少要亦地運所驅斗大崑城狀元六見盛極而衰即是剝而必復正未可量最可慮者赤緊占住一貧字貧則難爲工矣

崑山六狀元多以名位顯惟沈修撰坤名位不昌今亦無有知之者蓋科第以人重人不必以科第重也

江陰令治漕虐士教官阿令治之時學憲雷公聞之大怒即親詣明倫堂開讀學政全書申飭教官令惶悚謝罪制臺鄂公廉知令不法奏奪其職江

南人士交口頌公聞夢公亥代亦極稱是舉士氣爲之益奮

夜來輒聞追賊聲出視之果有火光無數起滅不常乍遠乍近蹤之絕無影響猶憶壬辰歲暮有僕夜半叩門云火光燭牕勢若數十人排空而來時先君居北庄牆卑不足恃急起鳴金大父聞之登層樓遠眺遙語火漸遠勿怖于是戒僮僕更臥起夜遂不得安寢至除夜正料理歲事傳言寇至矣先夫人挈煒等遷入舊宅大父張弓矢以脩村人多擾鋤自衛究亦寂然拔之與今所見相類或云

鬼兵或云神火杳渺不必深求

兒子紹基更名篇遂入泮本字大閭欲并易之予曰大呂可

前歲予婿爲昭兒院試求籤于土山廟籤云王路宜遷改前途事業新故園花漸發先折一枝春昭兒本名福基以崑山分入府學皆遷改也故園二字切求籤之人春字切時令漸字先字并爲今歲篇姪兆矣卜公籤靈應如此

閟宮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從周家有天下之後而追溯其規模氣象謂王業實始于此非

謂太王先有翦商之心也楊升菴按說文引詩作戩字解云福也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尓尤足洗千古之惑

古人文字拘泥字句不得史記西伯陰行善愚意只言商辛忌刻即善亦不敢顯爲誤看陰字便誣至德

季子然章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亦字打惺季氏冷婉入妙疏作必字便板按語氣不重深許二子

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禹之贊舜亦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自其耕田時已化及頑傲使不

進于大惡而信順矣豈蕭降以後反有完廩浚井之事乎且象卽傲必不敢傲天子之女悖慢入宮寧有是理耶此與臣堯說均屬野語

陸羅源讀書無別好治家有條理致政歸課子及孫丹黃不輟貽兒其壻也親之有益

亳州倅顧周士以漕米數上不收憤激暈官倉歸一夕卒

訓導一官由增附而廩積考三十年無誤得貢貢又數年得官較他途獨少濫厠　聖朝敬老尊賢尤當念之

有痘殤而撇棺于野者犬壞其棺則死者闖然出焉其父負歸竟無恙

農書占驗小暑雷倒黃霉今連旬陰雨溪水浮岸果驗其占又諺云六月被田無米盛夏太涼不宜于歲

讀書具特識我於升菴公低頭欲拜矣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謂如漢世下蠶室之類非謂夷族也救康成之失正刑書之誤有功經學有裨憲典

有葉某者嘗以攬訟誰重賄訟敗其關說人無辭于賄者自縊死死而見諸途葉忘其死也與之語

尋滅悖而病且死連呼汝饑我審之則又女子聲女子者妻東人死于兄嫂者也其兄嫂將出有支粟者以屬妹曰無過乎反則過與焉詬詈不止女憤死葉造語壞其聲故亦祟及之葉遂斃

交白露節烝水如沸稻根易腐腐則蟲生理有固然然不意若此之甚也月初入郡聞府三縣間有蟲災而我邑禾苗芃芃謂西成可望中秋蟲亦寘寘起不數日蔓延無既向之所謂芃芃者一望盡赤積貧之邑罹此奇災伊誰堪之

天之生財未嘗靳之而亦未嘗不惜受之以節斯

益耳吳俗奢靡爲天下最暴殄日甚而不知返譬
如人授物于人見其鄭重愛護則喜否則施者倦
矣天心寧有異乎

歲大飢民無所恃爲筮之占離之象辭曰離利貞
畜牝牛吉離者麗也牝牛性順象民也利在守必
得所麗而畜之其 朝廷興發之兆乎筮火漕占
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苛政猛于虎故有
履尾之象不能不愬愬而懼懼而終吉緩征有望
焉或有筮得師之九二者曰王三錫命則 皇維
時其詔恤矣越數日奉 恩旨一切蠲緩賑折諸

大政靡不畢舉如其占

太倉公之如夫人林氏無所出盡棄其膳田爲公整理墳塋更擇一地葬其同侍之娣某氏而營壽壙于其右曰均無子詎合㝎其身後所需服物齋賫之費貯一箱授川東公處分井井半年而卒蓋不惟曠達足稱其深識遠慮尤女而丈夫者也

東園名勝一朝濯濯不咎子孫之不保咎前人之多事

閱臨桂陳公奏撥米江南疏云江南地廣民稠即遇豐稔而本年所產猶不足供民食公嘗任江臬

故能深悉其艱今以湖撫追念舊屬惓惓如此此此之謂民之父母

明文皇有疾夢二真人授藥疾愈因建靈濟宮封玉闕金闕兩真君卽五代時徐溫子魏王知證梁王知諤也二徐何功德而為真人耶殆亦劉聰遮須國王之類耳文皇自命英武遽信杳渺之夢為之建宮崇奉畏死倖生乞靈神鬼不亦取笑後世乎倪文毅岳為宗伯時斥為叛臣之裔不肯與祭卻其事于寺官甚有見識

乙亥十一月十二日寅時孫閼錫生高王父雲扶

公一支又添一代矣於侍御遇仙公爲二十六世
孫爲之誌喜聄兒於其未孕時夢帝君手授弓已
預定今名
孫季聄示兒編伊尹放太甲於桐放字是教字應
是篆籀相似之誤審是而成湯放桀于南巢安知
不是封字卽如象封有庳或疑爲放放與封亦自
有誤當時去古未遠猶難考信秦火之後經史殘
缺讀書者須善自理會
歲屆除矣自八月迄今五月間所蒙 聖恩廣博
賢憲承宣及一切被災拯災情事綴虫災誌一卷

既卒業不禁喟然興嘆夫之怒民甚矣　皇之愛

民至矣怒民之天不能不愛　愛民之主爲之下

時雪降甘露以應　聖德書曰惟德動天於　今

皇尤信

巢林筆談卷五終

巢林筆談卷六

崑山龔煒巢林著

我吳故多賢紳而婁東光祿卿沈公清正尤不可及公自詞林出守大郡至方伯外任十餘年內陞家無餘儲致政後屢主講席一以敦行勵多士一時士多自好而州中諸縉紳亦因此養望者多可貴哉名賢之化也

陸訒齋尹羅源時見縣治傾頹集紳士議所以治之者時縣有古剎以奸僧多問罪去寺且就廢衆議撤材以新縣治訒齋然之擇日起工正梁方動

一董事立斃其下而訒齋亦卽於是日中風得病
尋致政歸矣明時鄭介菴吾邑夙儒也邑有慧敎
寺旣廢介菴請於縣主得寺地數弓建貞祠介菴
死其孫名鏞者數夢遊地府見其祖在烈焰中自
言爲廢寺受此報予因羅源事而并錄之以爲輕
毀佛寺者戒
順治四年丁亥邑之西門外嚴子祥家王瓜生李
是歲大饑米石價四兩八年辛卯大水米石價四
兩二錢今本地米價至五兩外矣
疫氣纏聯觸之卽病病卽死死亡無筭衣冠中得

禍最慘者無如周餛莊一家七口俱斃存一孱弱子甥繼非其出也

有市牙趙某者病疫爲鬼卒攝至冥司一緋衣者坐堂皇上先有二人參差伏階下視之則素熟諸生諸某後則其子也緋衣者拍案大怒數其刀筆搆訟喝卒以戈擣之腸出於腹其子爲乞哀曰爾助惡亦無生理差幾日耳次及趙卒亦捽而敺之傷其目及臂趙惺告一日不覺臂忽短卽僂諸消息曰前已腹痛死越數日其子亦斃

諸生吳師聖病七日不惺一綠衣吏導之去毀廡

如城隍廟俾寫冊籍寫幾日手腕欲脫詢其旁曰他日當來蒞事今且聽歸吳惺一一可記憶語寻曰冥中定罪莫嚴於刀筆而骨肉相殘者即次之吾後當爲冥官大約判官錄事類耳

有孫某者病中恍惚見周鯤莊父子在冥中衣冠如平生壹似有所事者

先高祖雲扶公館巴城時夜有孀婦叩門欲以訟詞浼公公嚴拒不納楊維斗先生聞之曰賚宇不愧我徒賚宇公初字也

秋來病與貧俱夜坐小齋鬱結不解忽琴聲自內

出不覺躍起婦能忘境我乃爲境滯耶因取琵琶
酌兩三彈作黃連樹下唱酬其聲泠泠終不能嚾
以緩發以散也
都憲霈公學問人品爲當今朝紳之表歷任江浙
學政教澤深矣去歲浙江薦饑公以學臣具疏尤
感動隣省今乞養歸閩士民咸切重臨之望焉
弭災平糶　皇仁已極靡加而我新陽獨在糊塗
帳裏吃昏悶苦何也蓋縣主某悉以其事委之三
吏三吏用事而新政不可復問矣予作傷鹿城詩
有賡收金粟治田園回頭笑指街前胥句書其實

也崑邑許侯較慈惠而太翁又能道之以善故治荒逈別吏亦覩新陽未減

荒札相仍人稀力盡雖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豈能爲不藝者孰乎起覩四野田荒地白者多矣如何如何

今年耳目所經都屬可駭擇其的真者成續志一卷續志者續蟲災志也嗟乎蟲之爲禍烈矣哉

聖駕南巡黜蘇州知府某清吏治也某去位之日吳民將窘之一別駕溫諭之曰狽狽至此亦足矣毋爲已甚衆乃退

甬里許竹素與婁東光祿公同年最契友也見公清苦語次說公以娛老之計公拂衣起未竟其說而罷予蓋聞之梔重云

淸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婚費會親卓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猪羊雞鴨甚賤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今士夫家窘況者多較前宦相去懸絕而物價又四五倍於前勉措而不知節烏得不日貧

吳市日鶩新異趨時者竭蹷勉應此傷財大蠹也我邑葉太翁壽承自少至老冠服一式一日易冠郡肆索舊制高邊者市人都笑曰久不見此式矣因令其另製使士夫盡爾創新者自止

閨中衣飾尤不可為市門轉移予嘗斟雅酌宜作閨飾篇置屑金集中

柴雲章先生性至孝所著有養親說皆其晨昏踐履之實丁巳鄉薦以第三人冠其經太翁年過八十猶及見之世稱先生養親顯親兩無負焉而以予所聞更不止是太翁嘗得危症先生百計不效

至嘗溲穢又股上有剜痕大寸許或叩其故但言傷在某日不明其所以然按之正翁病篤時也翁脫萬有一起之危壽至大耋皆其至誠所感而世人有不及盡知者矣書以補志乘之缺

徐觀察守烏蒙苗寇薄城下時徐以公事留省一切捍禦機宜皆出自幕賓杜士言後徐議敘擢官功不及杜當圍守時人有以危言懼杜者杜曰脫不濟先殺夫人我等皆自盡耳壯哉斯言緩急可恃人也不遇而死惜哉杜之友柴葵陽誠信士也爲予記其事

漕政自制臺尹公清弊以後官民安帖久矣邇年糧戶米色逈勝於前而黠烝數告其咎安在往時糧艘開時但聞插入穀子近傳運丁巧弊疊出着水不已甚至襯灰圖漲幸而混交則利歸欲壑脫或烝爛則罪諉收兌連年米壞職此之由此言亦未必無因幷察之何如

袁公路以米十萬斛給沛相舒仲應為軍糧時大旱歲饑江淮間人相食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將斬之仲應曰以一人而活萬人死不恨術亦終赦之事有可以活萬人者亦直得一死且亦未必遂

得死禍中人如術尚能救之而況明君聖主乎然亦不可先存一倖生之念蓋事貴果决稍一迴顧便不能毅然行之矣

邑諸生顧振裘與其弟駿聲並能文又皆束修其躬今之陳元方兄弟也

撫憲陳公蒞去新陽某尹士民快之寻作里歌一首有云遂容退舍天矢黃委照吳中占吉昌中丞榮戢肅秋霜誅鋤藜草先我疆又披雲撥霧湛清光任汝鬼蜮無潛藏桔桊纍纍赴法堂民喜相告他路旁詩不足採存數語以誌公之威德

得疾二十餘年旋發旋止遲來發必大困困必經年至今日而幾幾不可為矣聞上海王翁協中擅名國手力疾就之診脈曰無事以用心太過耳心火旺氣即升矣只須二物治之用金華香附一斤雲苓八兩服之亦不甚效想久疾無近功耳然以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而毅然以無事斷非良醫不能

詩人錘淳崖先生混跡闤闠嘗茗艼夜行為縣尉所杖每一下輒呼爽快人訝之先生曰此與呼痛寧殊乎先王父忍菴公猶及見先生潦倒狀述之

甚詳後沉醉溺死死數年降乩某家知先生本謫仙也先生詩有意意編者寄托深遠又有詞曲一卷作四六小引按節歌之都堪隕涕

平樂村山茶樹顧仲瑛先生遺植也幹老枝繁開時朶大色鮮丹砂鶴頂未足盡其形容品花者不得專美滇蜀近以俗主厭苦遊人不加愛護日就衰落可勝嘆惜

楊文懿守陝爲洗馬時假省行次一驛其丞以洗馬亦驛官類耳坐問公曰洗幾馬公曰勤則多洗嬾則少洗無定數也使於此而稍加呵叱則禍矣

如其問以答之趣甚

徐子山傳敏之子聘方伯耿公麟奇之女孫未娶而子夭女誓不更字有強之者至截耳自明嗚呼烈矣滿洲爲　皇家起化之地女子貞信直追二南

江右李荆山侍御文章氣誼先君及門中第一人也入臺後擬切要數條致之答書辭以老病病則偶然老猶未也尚望勉思職事力振風采

東海一閨秀作藍菊詩云爲愛南山青翠色東籬別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別字尚硬爲去其側刀

人稱爲半字師

表兄葛信天優翰墨識時務遇事謹愼贊臨桂公幕最久所至多善政

漢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於人所棄地喪事趨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爲廷尉世之惑於風水禁忌之說而事多中廢者亦愚矣哉

伯氏長予四歲自幼至今未嘗一日相離也予病而兄健常恐先朝露以爲兄憂何圖倉卒中風夕不待旦五十六年兄弟之局結於俄頃其時心碎

魂驚不知此日爲何日也去春簫娖夢詩一聯云江邊有燕悲巢幕林下無人泣落花不知是何人詩句兄爲予述之予心知其非吉常切殷憂然亦詎料其身亡之日簫在白下聞訃奔喪隨風燕磯三日哭於江頭一如夢中詩所云耶嗚呼哲人莫挽定數難逃撫去箎孤餘生何味予亦無所戀於今之世矣

予嘗謂桓重君文固妙然猶未足恃可恃者在宅相蓋侍讀陸濬人先生諸外孫如徐如彭如繆如蔣皆得科第獨桓重未耳迺蹟數科甚訝之今秋

予以籥姪憂歸貽兒病返無心更問鄉榜忽報桓重提北闈矣不覺顏爲之開以外姑病正劇得此信或小差耳且以信予言之無不酬也

姊病日篤蓋久痢積虛也予日往視之輒呼好兄弟不止予時寸腸割矣不得已而進參補之說其家專主治纏遂不濟嗚呼予同母六人自五妹亡後常忽忽不樂今自秋徂冬不五月遑喪兄姊而皆世間難得之人其爲悲痛尚忍言哉姊一生朝鹽暮虀曾未分夫壻祿仕之榮竟以痢虛莫補隕其身命尤痛恨也

婦祖王中憲公善作家置田幾及萬畝子孫都仕宦今亦清況可掬獨張夫人才而儉孀居能守其業各房藉以維持近葬中憲公及兩恭人婦肩子任力成於獨可敬也

歲云盡矣人生惡境至此極矣一秋冬間期功緦三被其殃喪亡之戚何如也乙亥蟲災百年未有今暫四年耳蟲又齧禾歉收不過一二斗爛米了糧不足數口嗷嗷方憂莫措而劣戶奸胥又將以覊縶之 皇恩爲買賣計矣奈之何哉

邑人王思位家嘗有怪其始見竈神委地以爲是

兒童頑戲耳及揭釜蓋則釜中糜盡爲糞穢矣乃大驚聞劉順之有道術延禳之法壇鐘鼓方鳴而空中亦拍磚如響予同族有名銑者自負儒生大呼邪不勝正聲未絕而奇穢即沾其衣先是思位曾通一陰溝劉意其中或有怪塞之怪遂絕

顧栗園茂吾邑老成人也然自以瑞昇曾孫而優於詩文書法目中殊少可意人一日忽以壽冊屬其壻夏震滄索詩於予予以病辭書再至不得已勉應之時栗園已癱瘓負而詣予謝曰惠詩字字心坎冊中第一作也已書二對聯餉予栗園於後

輩從無稱老及長者震滄疑之曰此君又嘗別論
又以所作歸選古文序屬予改予爲酌定數字亦
字字首肯乃知粟園未嘗不謙下亦因人而施耳
粟園死有老成凋謝之感
予前致妹倩嚴效義札云前人辛苦造家亦欲子
孫雍睦相守縱其間不無厚薄而家道隆替絕不
係此一涉訟無論成敗未定即使操必勝之術亦
不過中飽衙吏得不償失況和氣致祥乖氣致戾
幾見有骨肉相殘能保其家者蓋其時彼將以家
產訟故爲先事之憂不禁言之切直也其後不從

予言卒以成訟訟雖勝入已無多徒傷和氣耳近日我宗有以細事構成大舋者予亦力爲勸解而卒不聽何好言之難入如此也抑官符星祟有非人力所得而主者耶

嚴效義之父殿英翁有經討才赤手至巨萬其兄中衛公諱禹沛先君鄉會同年友也讀書不事生產殿英所置田分給其兄與弟可稱友愛效義其第三子爲人亦伉爽曾爲故明薑烈婦重建祠又於海藏惜字會助田若干畝二事殊可記倚少年得疾年三十而卒悲夫

向得一舊刻道德經愛其古秀習之五年而不成功固不容亦緣取法太高且資鈍不克副耳然握管自此漸緊蓋惡其易脫力擠指尖所謂龍眼者是也正鋒非此不濟故書法雖未工與橫描者自異

病纏累歲欲藉　國慶祓除怨階意外又思暫離垢氛適當　恩科鄉試之期趁兒輩便再作金陵遊是或一道也晝則閒步街衢或小酌戲館或詣友寓一談夜則多少飲火酒塌壁便臥一月來差覺爽健過中秋節即歸向推徐協六少年老成今

與同伴一種溫潤謙和之氣如飲醇醪尤令人醉心也

沈五梅廷揚妾張氏本吳妓廷揚誅後盡鬻其衣飾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餘年兒童罕見其面噫一妓也而能不負所事如是哉不知此女埋香何處想亦附窆山麓令人忽近而貴遠但知有眞孃而不知此之更可謚貞也考實當題其墓曰貞孃墓庚辰秋偶過虎邱書此

裴東十子皆極一時之選而皆坎壈不遇何漢勛中副車又罣誤我不解太屬科名如此其盛竟無

一人得與富亦獲儁諸公所深惜者也

陸勝非北遊辭行於洸敬亭先生偶舉一時貴自策先生艴然曰老夫所望於諸賢者不在此陸蓋先生及門士也爲予述之猶深以失言爲耿勝非尋中亞魁

讀書學道四十年矣從無一事涉訟去年春不幸有操戈同室者予以房長苦心調解累千萬言不從只得置身事外忽被與訟者詞連稍持公致嫁禍反陷必死之而後快然當誣逼保辜之日上天震怒雷擊示警一時見者聞者莫不爲之吐舌嗟

乎精誠有所感造化為悲傷自昔然矣區區之心可以格天獨不可見諒於人乎後日有書其事者正恐不能為曲弖者諱也

黃岡樊孝介先生嘗與士人論文一收頭明蔣蓊殷寔拼戶收徵錢名收頭裂襟流血號為破戶所毆先生徐諭左右驗其衣帶則皆完命杖之謂士人曰識之世豈有解衣待毆者乎先生諱玉衡號棠軒萬歷乙未進士為我邑名宦最其神斷不勝舉

水鏡之為鑒隨物而現形積泥以濁之積塵以暗之則物遁其形烏從別其妍醜

文始經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真妙語也精之可以入道粗之亦可觀人

諸生王炳文婦錢妻東名族年二十歸於王王病篤而婚婚未幾死錢以處子守貞孝事翁姑禮遇咸屬齋居蔬食二十有餘年矣詩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夫人有焉炳文松筠之醇次子

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予病不爲鬱所致故不以惡境而加增內則以憤鬱而發病矣血來不止如之何

初冬無所事以聣兒應學憲詩賦考于亦一往意欲於歸途看吾谷丹楓也于舟至江陰必先謁雎陽公廟而大雨連旬艱於步履及遇朔日禮不容再怠矣持瓣香冒雨行至則廟門鑰焉索匙於廟旁之茶室然後入燃燭數枝猶暗如黑夜瞻仰凜凜卽首而出因嘆多士濟濟竟無一人念及雎陽公者歸過虞山略一登覽以出外久不能盤桓時已小雪後矣而田禾猶有在水中者歲收又大不濟矣

向嘗私擬闢聖謚法百思不當及聞　欽定仁勇

乃始愜心愜意

丁未戊申間長洲沈宗伯公館生水曾介王松筠以制義謁公公許有點竄塗改可以勒銘石闕立碑淮西之譬蓋意在獎成不惜齒牙餘論也壬子一別已三十餘年矣今以九十大年猶復費公心力評閱拙詠往謁時公謙和如舊矍鑠不減三十年前真地行仙也愚意公高年頤養宜就西山故居覺更饒仙趣

亳州同知顧周士未得官時曾捐義田五百畝吾邑鄉賢祠舊亦間有鄉紳厠其間試思俎豆學

宫何如其難副也祖爾無可祀之功行而子孫以
官爵行賂市之是直弔之以不安於尊崇何有哉
吳孺子遇俗客輒閉目坐曰吾靜思佳士以撲向
之俗塵耳張桂峰不喜造客出必風雨中張蓋而
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俗之一字爲高明
所厭惡如此晉時竹林之遊王戎後至阮籍曰俗
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答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此
一答大不俗然其平日持籌握算惟利是視終不
免帶些俗氣顏延之五君咏山濤王戎以貴顯並
黜貴顯無黜理王戎正當以好利黜之

志稱唐東江先生淹貫經史亘然婁士多傳其居鄉持正遇事之有益地方者必剴切言之果爾則澤在民生更足重矣先生晚遇頗以熱中招物議然不以一眚掩大德議祀鄉賢者亦當及之無如後人之不振何也

蓼懷閣庭前先君手植雙桂今四十餘年矣高出樓頭丈餘盛夏則綠陰蔽日深秋則金粟飄香撫嘉樹而思餘蔭得不倍加珍護

向決光大諸丙姪必發以成都公父子卜之也其時皆童幼十餘年間小試連進五人鄉闈一正兩

副皆恂恂不染浮習充此何可涯量

王奉常公九子發者五分自崇正乙卯至今乾隆壬午甲榜八人一榜十五人副榜五人而芝壓先生後居其大半康熙丙子科中丞公兄弟同登先生驚憂不已若過分者然天道虧盈而益謙宜其久而未艾也

甬里曾有以雪像文殊菩薩者嚴西圃許竹素兩先生爲之唱咏里中屬而和之陳豸乾以語予予亦效顰一首云曾在寒山證法音偶騎白澤下珠林花拈如意都成玉雲護袈裟豈鑄金點破凡身

渾泡影消除世相釋冰心慧光一照尋歸去流水茫茫何處尋一時謬稱絕唱而長洲沈宗伯則云題小㨾似不必存公之於詩品嚴矣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夫有物則有鬼神矣通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二語便知左氏說神鬼非謬沈敬亭云精氣二句非人物聚散之謂精氣爲物者神也自天神地祇以及聖賢忠烈沒而爲神者皆是也以其確然有主故云物燐有光嘯有聲以其飄忽無常故云變是爲能通此義者

燕巢吉徵也而徵諸東海者尤異徐交河嘗步至周之延家見飛燕若迎狀覩其楹營巢將半主人頗厭之徐則甚冀其一顧詰朝燕已去周而入徐室矣不三四日巢成六七年巢徑三尺許戸拱震力狀類三足蟾蜍歲凡再育共十餘雛其後南北兩詞林繼起太僕號南太史中允號北太史至本朝而三公皆以甲至卿相登進士者十餘人今科裕威協六同登其猶燕翼之祥乎

合河孫文端稱洗敬亭真君子一肚正經書於自除本中力薦之虞山蔣文恪爲湖撫時亦薦以自

代緇衣之好三公有同心焉

二李先生之封翁陶菴公宦族之極貧者爲其子延師必豐其修脯督課甚嚴康熙乙未科會試兄弟同登長會元次傳臚時號天池雙鳳會元仕終侍講傳臚仕終洗馬近來我邑朱杏占待先生亦忠敬三子皆能文兩科已連雋其二種德之家定獲美報尊師亦其大端也

今夕是除夕耶內亡且二十日矣含淚濡毫粗述其生平大略三十七年夫婦之情與一切病亡慘境不忍一一道也往年度歲縱極艱難內必勉措

齋整今夕但聞幕內哭聲孫男女麻衣繞膝淚霪霪不止何心更問度歲事哀哉壬午除夜淚筆

千墩陳大年嘗謂予子聆曰君講立品極是但生計既薄須善作家先使衣食不外假立品較易予深韙其言人言大年癡大年故不癡

曩時王壽南欲以貲入仕曾質之於予予謂尊産已不足濟君用坐食終困等困耳不若筮仕可上進後選得西安府經歷十餘年中七署縣篆所積俸廉為其子葆元入粟補官令通判大定父子並祿仕賛之者不爽矣惟從弟麗天及妹倩李天柱

乎則力阻之蓋以其所處不同也然人福命有在乎只就現前境地論耳今皆出而仕矣不能不深致望焉

素知徐尹蓮負異資千言立就近與聆兒同 名試投契甚深述其梅花詩二句云滿庭明月罷吹笛有客縞衣來叩門是題難得佳句凌空想出一種澄靜澹遠光景不即不離可謂超妙其書札往來亦都脫俗入古宜其名噪士林

明末鄭崟陽先生才高行卓一時名公卿如文文肅黃漳江輩多與之交奸臣溫體仁誣置極刑公

憤至今未平也長洲沈宗伯爲作傳表之夜夢先生來謝云某之寃陰府已雪而陽世尚有未盡知者藉公文得白卽之黫然一黑人也予以黑者寃也先生之寃既白胡然而尚黑其形乎豈當時受諸慘毒無復人形故黝黝如是乎抑太陰主黑凡現形於冥者類如斯乎予又聞有才有行之士屈於生前者必伸於死後先生之死已百有餘年之久猶未脫生豈黑面立綃如世所圖閻羅包老主斷黑獄者乎則溫賊必遂首囚服受治於其下

諸景筠金陵咏古詩如何屈辱稱臣主竟使英雄

讓父兄句得史意李蘭臺綠楊影裏話前朝句得畫意

素仰敬亭先生品望而以多病習懶未獲親炙今春以考妣誌銘謁請所居在州之南門極靜處修篁蒼翠短槿蕭疎滌盡點塵宛開三徑一望而高風可掬忘其為九列朱門矣既至一老者應門通刺即延入書齋先生道貌岸然接對謙和予拜呈考妣行實陳求誌之意先生遜謝而後許僮持一編在旁即問是古文詞耶慕之久矣予并呈閱纔一篇即欣賞以為漢文復出至為之起予時踧

踮甚欲細聆教益以先生年高恐妨頤養旣退而不勝依依也越數日先生之門人陸勝非遇子貽於崑城云先生以予在金涵齋所詰朝往答并欲以樽酒論文詢知予返而爲之憮然予聞之而益不自安何所長而得此於大賢也

太倉以文章登高第者稱毛郤兩太史其品望亦克副其才

往讀歸太僕悼亡諸札竊以先生學道人乃亦種情如荀奉倩及身當其境而覺不堪回首之處有甚於先生者予與内聚首幾四十年中間歡愁各

半十餘年來獨處斗室朝夕或一二見相對如老友而飲食寒煖之節猶無一不相關也今日偶讀沈宗伯題其夫人遺像詩云記得月寒霜重夜五更爲我着朝衣不覺刃刺我膓矣去年秋風漸肅憐予襤破被傴僂納殘絮嚴冬龜手緝布䙞日光中裝綿惟恐不厚完我身上腰而渠已中風噤口永訣不能通一詞矣援筆及此紙已盡濕歸札沈詩猶不至如此之慘怛也

近來科名之盛莫盛於太倉三鼎甲解會元齊儉而兩科中狀元疊出地亦靈矣哉

聞畢泰兩殿撰皆積善之家宜其獲報如是
金涵齋給假歸里爲兩兄營窀穸已又葬其配王
宜人於虞山而自封壽壙於其左固是一幹正經
人當臺省階膴之候預爲身後圖亦達
嘉定趙奇三之次子壽庭自經死或傳其被竊滋
累鬱鬱致此予以壽庭聰慧人必不以此自戕其
生且以貽父母之至痛其死也亦其命中應遭此
厄適逢其不得意時耳吾邑有老儒王玉著者其
子方以武職晉五品正其得意時也一日扶杖早
出忽自縊於友人徐漢客之門廡聞者莫不驚詫

焉若以壽庭爲不得意而自裁彼得意者又何爲而短見耶八十老儒與少年英俊皆是明理之人而皆不得自主豈非莫之爲而爲者歟壽庭名國榮嘉邑諸生與其兄陟庭曉榮稱二俊忽焉摧折其一惜哉

秋杪龍陣起傳有禾舟吸去大奇按之則邑東門吳姓者素刻薄取佃禾甚多一佃將自縊頭之禾反故處餘則拋散不知所在龍之爲靈固昭昭如是哉

前九月望後太倉張金坡至急詣之問光祿公近

履欷然曰公已於月之初八日騎箕去矣予驟聞
驚戳如峰摧柱折已而潸然涕𣿬然失也初秋曽
以一札候公謂公以擔荷世教之身宜倍加珍攝
蓋望公壽躋期頤得奉教之日長也不圖世年景
仰僅以一見畢之疏𡚁生悔何及乎及予弔公時
過桓重桓語予近日起居函丈語次必及君且曰
當我世而有如此人吾恨不早見之集中文有極
當意者欲定數字而未果嗚呼公之惓惓於予如
此予更何以爲情哉
予於方外可二三人一安禪菴漢和尚一淸真觀孫

正凝並有行運文墨和尚死了久不復至安禪巷矣清真日就衰頹猶幸有一正凝今遊山過此欲探太乙殿老梅消息兼晤正凝鍵戶不得入為徘徊良久而反

我吳彭氏兄弟甥甲祖孫會狀世所罕覯今大司馬官位又遠過其祖諸公子並登科第入詞林溯其本源老彭固賢大夫也

庭桂盛開了以蔬酌祀花神於樹下病懶綴文命昭兒代作中有數語可採因材而篤總司四紀之奇葩接律以吹葭綴三秋之芳景培茲高桂叢若

小山灑玉露以濡根犀含白玉披金風而舒蘂粟旋黃金月殿遴才不使仙娥專美星宫考績應與奎宿同旌

巢林筆談卷六終